

肿瘤扎根乳房 5年疯长109个

近日,鼓楼医院接诊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人,5年里,长了100多个肿瘤,都是分布在两只乳房上,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专家怀疑患者疾病与脑垂体或者饮食结构不合理有关。

5年前,手术清除52个肿瘤

张黎(化名)5年前就曾经来过鼓楼医院就诊,当时她只有17岁,这个面容清秀的女孩身高175厘米左右,体重近90公斤,属于超重了。据介绍,5年前有一天洗澡时,她忽然发现两只乳房有硬硬的肿块,虽然按上去不疼,但害怕是乳腺癌,决定来医院做个检查。检查的结果让她吃了一惊,两只乳房上布满了纤维腺瘤,总共有52个,最大的肿瘤直径已

经有5厘米。“看上去就跟石榴一样,一个肿瘤挨着一个,大肿瘤还包裹着小肿瘤。鼓楼医院何登玲医生告诉记者,一般的患者最多长1-2个,如此多的肿瘤当时还是头一次见。经过病理分析,肿瘤是良性的,手术切除也很干净。当时专家判断,肿瘤这么多,可能跟内分泌的紊乱有关系,而张黎介绍说,当时由于例假不太规律,为了治疗内分泌的紊乱,经常吃中药调理,没想到,例假不规律的现象大为减少了,乳房却长肿瘤了。

第二次入院,又长了57个

本来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5年后,何登玲医生又将张黎,张黎苦恼地告诉她,乳房

似乎又有硬块了。经过检查,5年前割干净的肿瘤卷土重来,似乎更为凶猛,把原来的空间统统挤占了。肿瘤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7个,一只乳房上30个,另外一只27个。最大的肿瘤直径有3厘米左右。经过诊断,张黎的疾病跟5年前一样,都是双乳多发性纤维腺瘤。据介绍,该病多发于青春期的任何年龄,以18岁-25岁青年女性多见。一般的原因就是内分泌失调,雌激素分泌增高引起本病。最主要临床表现就是乳腺肿块。何登玲告诉记者,这个病好发于乳房外上部分。

经过两次手术治疗后,张黎的乳房已经“伤痕累累”,虽然肿瘤是良性的,不会发生恶性转移引发其他疾病,但今后如果有孩子,哺乳

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怀疑与饮食有关系

让张黎奇怪的是,即使是内分泌紊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理,也该好了。专家说,从目前情况看,还不太好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看一看是否为脑垂体瘤,因为一旦长了这个瘤子,内分泌就比较乱。第二就是怀疑和饮食结构不合理有关系。据张黎介绍,她平时特别是喜欢吃油炸食品以及洋快餐,一周少则两次,多则三四次,而且特别喜欢吃肉,而这些高蛋白高脂肪的食品会产生过高的热量,如果人体消化不了,就会在体内转变为多余的脂肪,引发内分泌紊乱。

通讯员 刘宁春
快报记者 刘峻

颈痛以为颈椎病 一查竟是鼻咽癌

快报讯(通讯员 朱新 杜思 记者 张星)以为颈椎病,原是鼻咽癌作祟。近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了一名脖子疼痛半年的男性患者,他一直误以为自己是普通的颈椎疾病,结果竟然查出了鼻咽癌。

该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黄志纯介绍,这名中年男性,因为整个颈部疼痛半年之久,一直误当作常见的颈椎病,做过推拿、手法复位,后来又去牵引、理疗,但是效果都不理想,脖子疼痛始终没有改善。近日,他到医院检查,竟然发现鼻咽深部有一较大的软组织阴影,且颈关节已经发生脱位,经过进一步的鼻咽部活体检查,发现

竟然是鼻咽癌。

专家介绍,鼻咽癌患者多数会有鼻塞、鼻涕带血、耳鸣等典型症状,还有一部分患者会表现为颈部肿块,只有发展到晚期才会出现头痛、眼痛、视力下降等。而这名男子并无鼻塞、鼻涕带血、耳鸣等症状,而是表现为脖子疼痛,且未发现颈部有肿块,所以容易造成误诊,而单纯考虑颈椎方面的问题。

专家提醒,对于少数患者,鼻咽部肿瘤会向鼻咽深部生长,造成组织破坏,往往不会出现鼻咽癌常见的症状。所以即便未发生鼻塞、鼻出血等鼻部不适症状,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小腿血管上搭桥 免去截肢痛苦

快报讯(通讯员 冯瑶 记者 安莹)心脏搭桥手术已经被人们所熟知,那你听过血管搭桥吗?昨天记者在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了解到,该科主任医师陆炯采用腿部学搭桥和疏通的办法保住了病人的小腿。

这名患者有糖尿病史十年,今年68岁,前段时间走路的时候总觉得脚底有个东西,到医院检查发现脚底部有个鸡眼,可就是这一小小的鸡眼,折磨得老汉痛苦不堪甚至要截肢。

由于老汉有糖尿病史十年,鸡眼在治疗后感染形成糖尿病足,经下肢磁共振造影检查,发现其下肢血管广泛闭塞,多家医院爱莫能助,只能建议其截肢。家人多方打听来到江苏省中医院血管

外科,医生检查过后,发现情况比预料中还要差,病人的大腿腓动脉完全闭塞,大腿股动脉、膝关节腓动脉完全闭塞,由于这些血管闭塞,造成其伤口没有血液供应伤口疼痛坏死。最终,医生拟定了三个步骤的手术方案,首先在闭塞的大腿动脉里置入支架,很快病人大腿股动脉就摸到了搏动,大腿以下皮肤就开始温暖起来;紧接着在腓动脉、股动脉多处闭塞的血管处由于不能置入支架,医生为其搭了一支人造血管桥,病人小腿以下皮肤很快也开始转暖;上面血管问题解决后病人脚面血运正常,医生再开始为病人创面进行清创,切下去的伤口流出了鲜红的血液,说明血管全疏通了,目前患者伤口已完全愈合。

开学了,小心呼吸道传染病

快报讯(通讯员 范华锋 记者 刘峻)这几天,南京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大中专学校又陆续开学了。南京市疾控中心有关专家提醒,春季是流感、流脑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而学生群体、学校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传染病易感人群和场所,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各学校开学后要严格落实冬春季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学生要积极注意防寒保

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据该中心副主任陆小军介绍,从近几年的疾病监测数据来看,大约有80%左右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疫情发生在中小学校,一旦有传染病病例发生,极易造成校内流行。近期南京市乍暖还寒,很多学校教室为防寒都将门窗紧闭,有的教室还装上了空调设备,空气流通较差,更易造成呼吸道传染病

的传播。

陆主任说,虽然从目前全市疾病监测情况来看,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比较平稳,但由于近期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加上春季温差较大的特殊性,因此各学校要严格按照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南京市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规范》要求,认真做好春季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对教室定期开窗通风或换气,保持

室内空气新鲜,加强学生晨检、发现传染病病例以及异常情况应及时向辖区内的疾控中心报告等措施。学生家长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为孩子增减衣物防寒保暖,适当“春捂”,并积极锻炼身体,有条件的家长还可以带小孩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有关疫苗。同时,积极培养孩子养成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一旦发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清明将至,我到哪里去上坟

倾诉人:吴浩良 男 69岁
退休干部 白下区

清明节,人们纷纷带着纸钱、香烛、鲜花去为已故的亲人上坟,我却每年只能对苍天长叹:我到哪里去给父母上坟呢?

父亲打抱不平丢了性命

父亲在我三岁时就离我而去了。他的死,其实是因为打抱不平,说了一句狠话。

那时,我父亲在江南运河边上一个小镇开一个盐店,因为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所以盐贩愿意把盐卖给他,生意做得比较好。谁知镇上另一家盐店的店主是当地的一个恶霸,因心生妒忌,就派人到我家,把一个盐贩的钱全都抢走了,急得那个盐贩要上吊自杀。我父亲十分同情,就出来打抱不平,对那个恶霸说:“如果我不把你告倒,我的‘吴’字就倒着写!”谁知这个恶霸竟抢先下手,买通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势力,把我父亲抓去枪杀了。

我家托人找了几天,才找回了一具尸体。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们孤儿寡母控告无门,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

后来,这个盐霸因横行霸道,血债累累,在万人大会上受到公审,并被执行了死刑。多年的血债,终于得到了偿还。

我11岁那年,母亲走了

父亲去世后,我家失去了顶梁柱,盐店只好关门。母亲被聘到附近的一个乡村小学教

书,靠着微薄的收入,母子俩相依为命。

几年后,我家仅有的一间小茅屋破败了,外面下大雨家里就下小雨,要用很多盆在家里接水。母亲只好省吃俭用聚钱翻盖住房。几年后,新草房终于翻盖好了,但母亲却因此而积劳成疾,生了肺病。眼看着母亲一天天瘦下去,整天咳嗽不断,但又没有钱去城里医院看病,只能服用民间传的偏方。不久,母亲就病人膏肓,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这时,我慈祥的舅舅伸出了援助之手,把我们母子俩接到她家居住。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守在母亲的病床边,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一听到她咳嗽,就拿一只破碗去接痰。这时,她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无奈地看着我。

就这样,眼看着母亲像一盏油灯一样,直耗到油干灯草尽。在我11岁时,她就依依不舍地永远离开了我。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

莫名其妙受了半辈子歧视

母亲去世后,我在舅母家住了三年,读完了初中,有幸考取了中等师范学校。工作半年后,又被直接推荐到南京上了江苏教育学院。其间学费和生活费都靠国家发的助学金。每到放假,我也无处可去,就在学校参加勤工俭学,为学校基建抬土、制砖,挣一点钱去买便宜的旧书看。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就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但直到临近毕业时才被接受。在大学

时我又积极要求入党,但报告打了如石沉大海。参加工作后,我又多次申请,仍然没有下文。文革后期,我工作的单位撤销,有几个名额可以调到省级机关工作,单位报上去的名单原来有我,后来却被退了回来。后来我在一个工厂工作,本来在厂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厂里成立党委,厂办和党办合署办公,我因不是党员,秘书也当不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政治上屡屡受挫,原来是组织上调查时发现,我父亲生前曾经参加过三青团。就是这点阴影,使我半辈子不得进步。

“文革”中,撕掉父母唯一合影

“文革”以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接着又被调到省级机关工作。不可想象的是,原来一直被党拒之门外的我,后来居然还当了十多年的机关党委书记。我的后半生,有幸摆脱了祖上世代代遭受的苦难,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我感到十分欣慰。

但是,有一点遗憾,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由于我多年远离家乡,我父母的坟墓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都被粗暴地夷为了平地,连一点骨灰都没有留下来。而我父母唯一的一张合影,也因在“文革”中怕被牵连而撕毁。想到这些,我就悔恨无比。每到清明,我只能仰望苍天,默默地忏悔和祈祷。忏悔的是:我没有保护好亲人的尸骨,是个不肖的子孙;祈祷的是:祝愿我那可怜的父母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和幸福。

这辈子我都爱跳新疆舞

倾诉人:蒋再萍
执笔人:徐印

1959年,我还是个15岁的小姑娘,天真烂漫得很,正遇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带着歌舞团来南京招人。招人先去北京培训,学俄语,学外交礼仪,培训结束接待苏联专家,条件相当诱人。

大大咧咧的我成了“月亮公主”

当我看到满台的新疆歌舞是那样勾人心魄,不容分说,我坚决要求到新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我们从北京培训完回到乌鲁木齐,苏联专家已经撤走,我们原定的工作落了空,但是,我们仍旧被安排住自治区政府——八楼。八楼是当时的地标式建筑,在乌鲁木齐是最气派的,我们学员实行封闭式管理,待遇按外事部门的规格,特优裕,经常有机会观赏大型歌舞表演。而且,我们学员里也有不少能歌善舞的维族青年,我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们学习舞蹈动作,既虚心又肯下功夫。

我天性大大咧咧,他们常说我不像南方人。在他们印象中南方人比较精,我则无心计,与人比较好处,所交维族朋友特多。他们还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阿依木汗”,意思是月亮公主。

在新疆,我过得乐滋滋

偶尔上级也组织我们下农场参加劳动,住在简陋的工棚里,睡在大通铺上,换了生活环境,我却开心得很。有天晚上,有男学员约我们到附近生产队去偷葱,我们几个女孩子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男的用坎土



蒋再萍(前排)在跳新疆舞

馒(新疆的常用农具)在大葱地里,一下一下地刨,我们在后面捡,结果慌慌张张丢了一路。

第二天被人家追踪而来,告到我们单位,于是就排查,幸亏男学员很仗义地承担了责任,把我吓得可不轻!说来好笑,那天偷的葱,是借了人家男人洗脸洗脚的盆子煮了吃的,也没放油盐等作料,却感到香喷喷的,好吃得不得了,至今都难忘。

大约待岗一年后我们全分配到了基层,我被分到邻近乌鲁木齐的昌吉电机厂。我干过车工、会计,工作上不讲条件,逢年过节每当有文艺会演,我都少不得要献上几个节目,而且常常获奖。维族朋友对我这个“月亮公主”更是没说的,只要有婚庆、割礼都要邀我去做客。即使在“文革”期间,维族民居内,深受群众喜爱的“麦西莱甫”(即维吾尔族的一种群舞)照样通宵达旦地跳。

心灵手巧的维族妇女用可粉做成蛋糕、小甜饼,还宰羊做抓饭款待客人。我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维化”了,吃惯了羊肉,竟与猪肉“绝缘”了。我也邀请维族朋友上门,买来羊请他们宰杀,让他们掌勺,用维族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aminsheng@126.com;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